

##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胥篋客邸追赃

话说柳五官因金梅仙说出聂慧珠家邀他进去歇脚，五官时闻梅仙说，慧珠人品，怎生超群，性格怎生沉静，是南京第一等人物，与祝伯青又怎生亲密，前两月慧珠忽然一病之后，大改性情，立志修行，终日念佛诵经，房门多不出；见了伯青如陌路人一般，甚至连话都没说一句；又闻聂家同住有个赵小怜，也是南京城内数一数二的尤物，将来是江子骞的人了；五官每欲见此二人，难得梅仙邀他，便欣然应答。

梅仙上前叩门，使婢出来，见是梅仙，忙请入里面明间内坐下，即转身进去。少顷，二娘出外笑道：“金大爷，今日是甚么风吹了来的？”梅仙笑着起身道：“特来望你老人家的。”二娘问：“这位是谁？”梅仙说了姓名，又问：“晚姑娘近日可好？”二娘摇头道：“问他做什么呢？不过还是这般样儿，只求他不闹就算好的了；现在爽性连我与他的母亲都不去理会他，有时高兴他出来走走，与我们说几句话儿，否则他连房门都不开，只有丫头们送三餐去见他一面，真正我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。”梅仙听了，不便再问，即道：“赵姑娘可在家么？”

二娘道：“他因前几日身子不快，倒有半个月不出门了。”梅仙道：“我应该瞧瞧他去。”即与五官同至后进。

原来小怜为人与他们姊妹不同，虽然此身早知属了汉槎，他却另有一种见解，说人生在世，不可过于拘泥，况我等不幸流落风尘，除非出此网罗，方没人寻找；在此门内，都不能称冰清玉洁；若柔云、翠鬟、芳君等人，始可说已登彼岸；就是晚秀姐姐，在他以为一尘不染，在我看仍是难保。我只要立身不苟，此心无愧于子骞就罢了；如叫我专学那胶柱鼓瑟的行为，倘或闹出不测风波，反自己讨没趣，何苦来呢？所以小怜处不时还有人来过访，或约他湖上宴聚，只要来人不是强暴，他皆可去，人反说他圆融，多不忍欺侮。梅仙因此才敢与五官来看他。

小怜正站在台基上，看使婢添换笼鸟水食，又逗着那鹦哥说话，见梅仙同一个少年进来，忙笑着让坐。梅仙问了小怜好，近来身体可如常了？小怜笑道：“并没有甚么，不过受了点风，你怎生知道的？”又回头唤婢倒茶，将五官看了两眼，问梅仙道：“这位是谁呢？”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，小怜方知即是伯青常说的那柳五官，果然生的俊俏，怪不得伯青喜欢他。五官亦细看小怜，头上戴着貂尾帽套，上身穿了一件苧婆绿倭刀腿大袄，外罩三镶桃红白狐披风，下系玄色掏牙银鼠皮裙，越显得身材婀娜，体态轻盈；又带着几分病容；或笑或颦，真如西子捧心，明妃出塞。五官暗忖道：“果真名不虚传，不愧小癸之赞。想慧珠当更比小怜另具可人之处，可惜如今不肯见人，使我抱憾。”梅仙与小怜说这些闲话，见他有厌倦之色，忙起身同五官告辞，小怜只送至台基上，说了声好走，即转身进去。外面二娘早已摆下茶果，款留他

二人；梅仙不好推却，与五官略吃了些，道了多扰，即作辞出来。

一路上五官痛赞小怜不绝，又恨没有见着慧珠。梅仙道：“好在你住在南京，可以常去，趁个巧宗儿都要见着他的。”二人谈谈说说，回转家内。自此梅仙除却祝府有事叫了他去，暇时总陪着五官各处游览；五官亦因天气日冷，懒于起程，爽性待过了年再往苏州，写了信寄与从龙，免他盼望。

光阴迅速，转瞬近岁，挨家逐户，多忙乱着过年，梅仙要料理祝府年事，清早进去，二鼓始回。剩下五官一人在家，他懒淡出门。这日已是除夕，梅仙傍晚即吩咐摆酒守岁，内里巴氏母女一席，外面梅仙、五官一席。梅仙吃了几杯酒，即起身叫人点了灯笼，到府里辞年，料着祝公必定留他度岁，天明方可回来，对五官道：“贤弟可多用几杯，愚兄不陪，贤弟亦可早为安歇，新年再见罢！”五官道：“大哥，只管请便，小弟坐坐也睡了。”梅仙又入内与巴氏母女说明，即向祝府去了。

这里五官独自吃了数杯闷酒，便推开不饮，想到自家一人并无亲丁骨肉，历年客中度岁，如孤鬼一般，看着人家父母兄弟妻子团圆聚饮，好不有趣，想毕不禁伤心起来，即叫收拾过残肴，回到房内。巴太太早命点了一对红烛，在他房中，又预备下暖茶果饼等物，怕他夜间饥渴。五官喝了一钟茶，和衣倒在床上，只听得爆竹之声，接连不断。又想到南京地方，不知今夜是何风景？此时要睡，觉得太早，何妨上街去逛逛，瞧瞧热闹，又可散着闷儿。遂吩咐伺候的人：“小心看守火烛，不可贪睡，我上街去去即回。”也不点灯，开门出来，见满街灯烛辉煌。照得白昼相似，往来行人拥挤不开，多是收讨帐目的，甚为热闹；五官信步只拣那人多的处在行去。

走了半晌，因要解手，见路旁一条巷内，行人稀少，五官进了巷口，撩衣小解，忽闻一家门内有人拌嘴。五官解过手，走近门首，侧耳细听，一男一女的声音，料定是夫妇两口了。只听那妇人骂道：“不逢好死的，平时你只顾终日灌了黄汤下肚，醒了醉，醉了醒的，叫我一个在家，忙的片刻不闲，少柴无米，你也不问，多要我去挣；人家嫁了男人，原是图依靠的，谁似我这般苦命，碰着你这酒鬼，自己养活自己不算，你还要掏摸我的零用，不与你即弄刀弄杖的恐吓我，一般也用得罄尽的，各自各儿光着两手。我原想积蓄点儿，防阴天的，俗说打网总有晒网时，想起来我是犯了什么阴谴！往常也罢了，今日是年终的日子，你早早逼命似的榨了几个钱去，预备下你的黄汤变没有事，除外都不管半点儿；你看大家小户，都欢天喜地的度岁，我家还是清锅冷灶的！我难道不是过了好日子来的，谁生下即是穷命？而今穿不如人，吃不如人。着数我受苦是理当的，这些孩子们眼巴巴望到过年，谁知既没的穿，又没的吃，你可忍心；我恨不能顿时死了，看你可管不管。不逢好死的，你也有付心肝五脏呢？不见东边张大姆姆家，他丈夫待那好法，尽他穿着吃着，连草棒儿也不叫他去拈一拈儿，他还嫌好厌歹的寻几十个过儿与张大爷呕气；据说他家今年也没得过，张大爷生怕他奶奶呕气，半月前即瞒着他将自己穿不着的衣服当了，早把年事办得齐全十全。你不见适才张大姆姆来辞岁，周身新衣，头上又戴得花簇簇的；他既来过，我也该领着孩子们到他家去一趟儿，叫我身上这般形像，又怎么去呢？张大爷是个人，你早该愧死羞死了。”那妇人说毕，即咽咽呜呜的哭起来。

又听那男子叹了声道：“你说的未尝不是，叫我也难驳回；但是你只晓得这样说，却看了一面，我这连年运气，实在不好，做生意又折本，难不成去做贼做强盗，干那没本钱没天良的事，方可发迹么？不然仍宜耐着性子待运气，自有出头之日，冷

灰犹有发热时候。你说我只顾吃酒，我心内也着实烦恼，恨不暂时死了才干净；丢下你娘儿们又怎么办呢？借酒解愁，是有的。你既这般说，明日是新年头一天，我即立誓戒酒。不知戒了酒，这一宗款，自省不下的，总要沐天地祖宗庇佑我，转了运，那怕就是做个小本经纪，慢慢向前敷衍度日才好。你此刻哭杀也没用，不如得乐且乐，抛去闲愁，听那满街炮竹，也有味儿。你说我另是一付心肝，我看着一班儿女，穿吃不周，心里也过不去，却是没法儿的。我温了壶暖酒在此，你且过来，同儿女们喝一盅儿，挡挡寒气，拚着吃醉了好睡去。今年已过，再抖擞起精神来，干明年的事罢！我家也有一桩好处，上不欠官粮，下不欠私债，较之那债户盈庭，索欠追逼，敲门打户，虽有大鱼大肉，堆满几案，也吃得不够畅。”

五官听了，点头叹息道：“可知天底下的人造物不齐，贫富不等，有钱的今夕骨肉团圆，欢呼畅饮，那中等的也还巴巴补补，将就的过得去；如这样人家，亦复不少。我在客中度岁，犹觉难处，尚不愁穿吃用度，不过举目无亲，凄凉些儿。比较着这家艰苦，天渊之隔呢！”五官一面想着，一面叹着，不由动了一点恻隐之心，猛然记起巴太太给了他一锭压岁银子，约有五六两重，何妨此时转赠此人，给他做个新年的资本，或者这家即由此脱离苦处，也算我提拔他一场，好在我亦不希望这一锭银子。

想定主意，即伸手去叩门，那男子在内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若是讨债的，你认错了门户，我家虽穷，却不欠债。”五官在外高声答道：“你开门出来，自然知道。”那男子果然开了门，侧身让出里面灯光。把五官上下望了几眼道：“尊驾来打谁的？”五官也不应他，即走入门来。那男子见五官穿得整齐，是个正经人模样，忙闭上门，也随了进来。吓得那妇人急急起身，跨入房内。

五官看那男子，虽然衣裳褴褛，面目枯槁，却生得身材长大，遂道：“我半夜三更，到你家来，并非别故；适才你贤夫妇所言，我已听得清楚，你家的艰苦，也不必瞒我。”在身畔取出那一锭银子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些许银两，权送你做个新年资本，好好的捱度日月，耐守时运罢！千万不要说我唐突你。”说毕，道了声惊动，即转身欲行。那男子又惊又喜，赶忙一把拉住五官道：“承尊驾美意，感激不尽，无如与尊驾一面未谋，何敢领此厚赐？”五官笑道：“你这人太觉拘泥了，又不是你找我去的，我是自寻上门送与你，有什么敢与不敢？趁此天尚未明，往街上买些急需应用物件回来，其余也罢了，可知明日是元日，也不买些香烛纸马，敬敬神祇吗？就是你平日以酒为命，亦该买点食物预备下酒，难道新年新岁，好专吃寡酒不成？你快干你的事去，不要腻腻烦烦的。”

那男子见五官一片诚心，十分感戴，急倒身下拜道：“蒙恩公所赐，我也不敢过于推却，有拂尊意，请恩公留下姓名，容图后报！”五官摇手道：“快别要如此，些许之赠，何足云报？若问我姓名，我姓柳派行第五，现住在鼓楼前金家，问到前任山东臬司祝大人府内，管外务的金大爷，人人皆知。”那妇人在房内听得明白，也不顾没见过的生人，亦出来向着五官深深叩拜。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，又向那妇人还礼不迭道：“这又算甚么呢？贤夫妇速速请起，不要耽误了正经。”说毕，急急的出门去了。

那男子挽留不及，直送到巷口，犹欲说话，见五官已去了好远，只得回来，拿了那银子，上街兑换，又买了多少东西回家。夫妇两人，忙着先烧起香烛，酬谢家神祖宗，随又整顿出酒饭，夫妇儿女，欢欢喜喜的度岁。所余的几两银子，收过一旁，待

过了正月，打点去做交易。夫妇两口，足足念说了五官一夜未曾住口，世间原有这般好人，专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。

且说五官出了那家门首，仍寻旧路回到梅仙家内，时已四更多天，内里巴氏母女，早叫人各处打扫，预备烧接天地的纸马。五官见天色将明，不便再睡，只和衣躺在床上少歇，心内却暗自得意道：“想不到今夜做了这一件快心的事，我不过去了五六两银子，那家即得了实济，可以度过岁去，不致啼寒哭馁；况且是小孺的丈母，给我压岁的，又不是我体已拿出来的。只忘却问他姓名，好在我说了住落下去，明早那男子必然要来。”

少顷早东方发白，那外面爆竹之声更甚，梅仙已从祝府回来。五官即起身净面漱口，换了衣冠，先随着梅仙拜了天地，后又来拜影像，梅仙又上来谢了五官，方与梅仙拜年，至内里见巴太太同巴氏等人，行过礼退出。早有人送上百果茶与敬神的元宵；两人吃毕，洗了手脸，即带着家人一同到各处贺岁。五官亦随着梅仙到祝府去过，出来方往小儒处来，只在号房内上了档册。又至聂家，王氏留住吃饭，小怜亦出来陪。他们坐了坐，梅仙即请见慧珠，少停小丫头来说：“昨夜劳碌很了，今日觉得身子不爽，得罪二位，改日再见罢！转替二位道贺。”五官满意今日总该见着，谁知仍是空往，便快快起身作辞，与梅仙回到家内。

梅仙只叫人各处分送名帖，自己乐得偷闲不去，脱了大衣，陪着五官闲话，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来。梅仙笑道：“你一人轻易不肯出去，一出门偏遇见那家夫妇拌嘴，也是他命中该有救星，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，倒也罢了，你算积点小阴德。”

正说话间，见五官的跟人来回道：“外边有个男子，说是来叩谢五爷大恩的，问他姓名不肯说，回他又肯去，又急了他说那怕等候一年，不见你五爷，是不行的。”五官笑道：“定见是那人了，你领他进来罢！”跟的人转身出去，果然带了那人入内，见了五官，即在台基上端然四拜，回身又给梅仙行礼。五官忙扯起他来，邀他坐下。问及姓氏，方知那男子姓郑名林，祖父曾做过一任武官；郑林自幼习得一身武艺，专喜任侠轻财，不上几年，把祖父遗留的家产用尽。他妻子姚氏，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；姚家亦是个武职，彼时同城为官，后来郑林歿了祖父，搬回原籍，姚家又升到浙省去了，彼此相隔路远，音问难通。郑林系天生傲骨，不屑求人，自己又不善谋生，日形穷困。虽有几家亲族，因郑林家道渐替，都不来理他，难得郑林不去缠扰。他们正合心意。五官、梅仙听了，皆叹息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兄台倒是位有骨气的人，可敬，可敬！既令岳还在任上为官，何妨携带尊嫂等人，前去投靠，令岳断不能不顾翁婿父女之情，也不认你们么？强似贤夫妇在家受苦。”郑林道：“我久想去投奔岳家，怎奈日食都不继给，那里还有川资起身？”梅仙见郑林说话爽直，将来不是没出息的人，爽性再成全他一番，即进内封了三十两银子，出来递与郑林道：“此银兄台可带回去与尊嫂等人，添补着随身衣履，馀下的作赴浙川资，也足够了。到了令岳那边，好歹寻个活计安身为是。”郑林伸手接过，也不推却，即揣入怀内，立起身向梅仙、五官谢道：“承二位厚恩，实同再造；倘天不绝，郑林能有出头之日，再容报答。”说毕，作辞出外，头也不掉，一迳去了。

梅仙道：“此人真乃英雄，此去定然发达，将来总可报答贤弟。”五官道：“君子施德不望报；我见他穷困，一时慨然济助，是我的意思；日后他有了好处，是他福分，与我何干？若望他图报，自然该报答大哥，非你助他盘费，到他岳家任上，他焉得出

头？南京若有生机，昨夜也不致窘迫到那般地步，人总要思木本水源的。”梅仙道：“你我不须谦逊，彼此都有功德。但愿郑林从此否去泰来，再整家门，报答我们倒是小事。”两人说笑了半会，里面送出了酒来，五官因一夜未睡，觉得困乏，吃了几杯酒，即推开去回房安歇。

过了五路日，梅仙即忙着请亲友的春酒，直忙到元宵以后，方才清闲。五官见天气渐和，即欲往苏州一行，来与梅仙商议，定了二十日起程，又嘱咐一俟伯青回来，即寄信与他，恐在田、者香十分款留，耽搁迟了。仍带他跟来的两人同行，不过带着随身应用衣物，其余寄在梅仙家，免得沿途往返不便。到了这日，梅仙亲送他上船，叮咛：“一路保重，到了苏州，可写封信来，好叫我放心！”五官答应，即作别扬帆而去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祝伯青残冬送他妹子到了山东，汉槎见家眷已至，自是欢喜，坚留伯青青年外再回南京；伯青难却汉槎之意，只得住下，过了灯节，执意作辞起身。琼珍小姐又嘱托：“一至南京，务必探实小怜口气，如果情愿到山东来，千万大哥做主，代你妹丈聘下了罢，着妥人送他来此。可再告诉他声，此地断没人委屈他，好在妹子的性格，大哥是知道的，并非那种不能容人的器量。不是妹子一定着急，趁此机会，接了小怜来，是正经；倘且后公姑执定不行，反是难事，此时做成了，也就罢了。”伯青应允，择日起程。汉槎自然馈送了许多礼物，又修禀启与父母请安。伯青在路，归心似箭，毫无耽延，一来记挂父母妻子，二来慧珠未知可回转念头，又没有接着小怜实在信息。

一日已抵淮城，因汉槎有信寄与二郎，叫泊了船上岸，到府里拜会。二郎闻伯青已至，忙迎接入内，彼此叙些别后的衷肠，即说到五官前次在此受了多少惊吓；伯青大为叹息。二郎又留了伯青，盘桓数日，非比上回家眷在船，不便多住；当晚备下酒席，与伯青畅饮至夜半方散。伯青回船，收拾睡下。

次早尚未起身，二郎早打发人出城来请上去，伯青命来人先行回城，少停即至。忽闻连儿在后舱道：“怎么舱底下—堆箱笼全开着，是谁取物件的，也没有关上。”伯青听说，忙接口道：“谁开了的呢？你倒仔细看看，别要被人偷了物件去。”连儿即探身下舱，一看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箱子内全是空的，被贼偷了。”众船户闻得，也齐来看视，七嘴八言的说长说短。伯青很吃了一惊，忙忙走至后舱，果见箱笼大开，内中只剩了些垫底的破旧衣服，其余尽数失去。伯青只急的跌足道：“这却怎么办呢？”即命连儿快赴县里报案。自己坐轿来会二郎，又暗暗嘱咐家人们，在船看着船户，别让他们脱逃。到了府前，不待通报，即下轿入内，见着二郎，便细细告诉夜来被盜之事，二郎亦大为诧异。恰好连儿报案回来，说：“鲁太爷已赶着出差，并协同河快分路缉获，又将船户水手提了去拷问，说这件事定有他们通同，不然一般的人怎么多不晓得呢？并请爷具张失单过去，好等他追赃。”二郎点头道：“这话倒有点见识，其中船户定有情弊。”又命贴身家丁，到县里去当面见鲁太爷请安，说这件窃案定要人赃齐获，非别的窃案可比。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：“急也无用，想窃贼定然伏在左近一带，断未远走，况又有船户们，可以追交着落。我昨日那船留你多住几天，不行；该应出了这件事，竟是天留下你来了。”伯青笑道：“人家被窃，正在懊恼，你反说趣话啜人；你不要得意，若追不到窃贼，不怕你不赔我呢！你是一部太守，不能化莠为良，又无计驱逐，留着害过路客商，可谓养贼殃民，问你可吃得起。”二郎大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你竟用反巴掌打起我来，我爽快知照县里不管，看你怎样上控去！”说话间，去的家丁已回说：“鲁太爷无不尽力追缉，定然人赃全获，只求赏几天限。”

何以二郎前次参详上去，鲁鹏还在山阳任上呢？因鲁道同在京，得了信，散力弥缝，始从轻议处，姑念初莅外任，不谙政务，着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现在鲁鹏其为后悔，几乎挂误下来，借了一件别的事，把罗喜解去，另请了一位方正老练刑幕办理，所以各事倒有了头绪，不似以前杂乱无章；鲁鹏由此亦不敢妄为，兢兢业业的小心做去。

二郎留伯青吃了饭，即叫他回船开清失单，共计失了衣物若干，送县以备追缉原赃；“再则船户既经提去，你亦不便仍住在船上，可搬到我衙门里来住几时，也省下些浇裹，俟此案有了眉目，方能回去。”伯青应允，即忙着回船与连儿清点失物，开了清单送县。又发了禀启到南京去，恐祝公不放心。随后即搬到府里住下，专候开案，间日或命连儿持帖去催，或亲自到县里走一趟。

单说山阳县的捕役，奉了朱签，当即出城，同着河快保甲，分头缉访，一连访了数日，毫无影响。到了限期，鲁鹏坐堂，提上捕役河快严叱了一顿，再展限五日。不时又将船户带上细细勘问，船户等都一口咬定不知，只得复又押下，待获到正犯，自有着落。捕役等人领了五日限期，下来大众商议道：“这件公案我们要赶紧办的，失主既利害，又有府里常来催着，难以托延过去。兄弟们须要大伙儿辛苦些，那起瘟贼多分是过天星，早离却此地了，我们尚要派几个出门去才好。”又公摊了一注款项，出来各处地道上购买眼线。

伯青住在府里，早已半月有余，失案仍无消息，又不能回去，心中十分焦躁；惟有逐日同鲁鹏去闹，又遣抱属在知府衙门，呈了禀词，二郎即批访山阳县严加追缉，不得稍事因循，致干参处。鲁鹏却也着急，只得将捕役等家小收押，勒限开案，若再玩误。定行重究。众捕役下来多说：“这宗窃案，是来要我等命的。”又去寻着连儿，苦苦央求，烦他从中周旋：“请你家主人再赏几天限，我们实在担代不起了；二太爷你看我们这两条腿，总打烂了。”连儿见捕役等说的可怜，上去回明伯青姑宽一限免追，如再没头绪，却怨不得我。众捕役欢天喜地拜谢而去。连儿这些时也暗自着急，一则因伯青在此追案不能回去，不放心家中母亲妻子，近日可好；二则自己物件亦失去若干。每日饭后，嘱咐同伴们伺候着伯青，即向城内城外各家铺面里面留心察访，倘或访出一两件原赃来，此案即有着落。

这日正走至城前，迎面来了一人，认得是刘蕴的旧仆柏成。因上年拐骗刘蕴物件，逃至此地，如今刘蕴已死，他又出来了。在南京的时候，祝、刘两府虽不甚往来，两府家丁多有交情的，柏成素日又极会巴结，是以连儿与他颇好，不料在此地碰见。他忙迎上去道：“柏大哥久违了。”柏成正匆匆进城，低着头只顾往前行走，忽闻有人招呼，便停住脚步，抬头见是连儿，顿时满面堆下笑来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连老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，来做什么的？”连儿遂将跟伯青由山东回来，如何遭窃，现在县里追案急切，不得回转南京的话说了。又问：“你大哥因何也在这里呢？”柏成听连儿说完，不觉怔了一怔道：“我的话一言难尽，虽得你我今日见着，正好细谈细谈。”即拉了连儿，至一家酒铺内，拣了个僻静的座头坐下，叫店伙拣那可口的酒菜多拿几样来。

柏成未言，先叹口气道：“老弟，我的冤枉，数年来总没人知道，今日却不妨告诉

你。上年我跟刘家到南路去，他在常州贪恋着姑子，不肯回家，我怕我主人日后责备，终日的劝他早回；谁知久谏成仇，寻了件事故，即在常州开除了我。老弟你知道我平日是好脸的人，如何受得过这般委屈？实在是我错也罢了；我因赌了这一口气，即打算到京里去另寻门路，躲远些避避这风头，再回故土。那料走到此地，即病了；又传闻得刘家说我拐了他的东西逃走，我气了个要死，即欲亲到南京与他评理，不能你将衣囊嫖完了，不顾天理这般冤我。我因病后一气，病又发作，较前更甚；待我病好了，又闻刘家得了疯症。老弟想想看，人都疯了，还有什么理说？恰值鲁太爷放了山阳县，田文海随了他来，我在病中，用下亏空，不得已前去了田文海，蒙他的好意，转荐在鲁太爷跟前当分中差。我因受姓田的提拔之情，实心实力的报效本官，好替荐主挣脸；那知鲁家是个糊涂东西，不分好歹，同伙的见我办事认真，背后无中生有，使劲轧我，本官信以为实，立即撵了我。田文海虽知我冤枉，无奈鲁家在气头上，不便分割，又给了我一封荐书，投奔别处。我因家小接到淮城，一时难以起身，只得挨过冬令交了春，设法将家小安置妥当，再走不迟。现在我住在城外湖嘴子里，今日进城有事；碰见老弟，真乃幸会。”连儿明知他是欺人的话，却不便驳回，惟有唯唯而已。

柏成又问窃案目下如何办理：“既一个多月毫无踪迹，我看是难追的了。你们久住客中，亦非长策。你主人的意见，还是定要开了案方去？还是回转南京再作计较呢？依我的愚见，莫若暂回南京，就是你们走了，府大老爷也不能置之不问的；丢的东西已经丢了，纵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亦没有什么意思。俗话说得好：‘失贼追赃，余财未尽。’丢的物件不算，再加些客中用费上去，怪不犯着，难不成你主人丢了这一点东西，就吃惊了么？”连儿摇头道：“柏大哥！你不知道，失去的东西，原不算甚么，无奈情理上实在过不去。我们的箱笼是放在后舱板下的，舱内睡了多少船户，麻蝇儿都飞不入去，怎生夜间贼来開箱倒笼，全数窃去，一个人多不晓得？其中定有隐情，难保没得勾通的弊案，所以请县里提船户去拷问。他们却抵赖得一毫不知，现在尽行管押着，俟缉访出些许影响来，那时自然分出皂白。”柏成亦点首称是。两人又说了些闲话，直吃到下昼时分，柏成有了几分醉意，连儿见天色将晚，起身欲行。柏成道：“我也要出城去，咱们别过罢，老弟明儿有暇，可请到我家去说一天话儿。”连儿答应，同了柏成到了柜台上会账，连儿因腰内不便，也不与柏成多让。店伙报明价目，柏成伸手在便袋内掏出一件汉玉搬指，当作银子递了过去。柜上人业已接过，柏成方才看清，忙劈手夺回收起，转身望着连儿脸一红，笑道：“可不是我醉糊涂了。”连儿故作不知，反掉过脸与柜上人说话。柏成又拿出一块银子，算还了酒价，多余的找回。连儿道了扰，方分路作别；走未数步，复回头紧紧跟着柏成走去。

谁知柏成掏出汉玉搬指时，连儿眼快早已见着，认得是伯青常佩的物件；又见柏成情虚失色，早猜着了几分。况且搬指既在他身边，无论他是偷来的，买来的，此案即有了着落；故暗地跟他行走，看到何处落脚。恰好县里缉案的捕役，同着一班伙计们走来，连儿忙叫住他们，扯到一家店铺内，将适才的话告诉了众人。

众捕役惊疑道：“不料此案是他做的，真令人梦想不到；若非你二太爷见着原贼，我们一辈子也疑不到他身上！他去年却是田师爷荐于本官的，派他当外差，后来因他舞弊卖法，种种不妥，本官又碍着田师爷情面，不好难为他，只开除出去。据闻他往别处去了，那知仍在此地，做这勾当？怪道上月有人说见他穿的甚为齐整，

我们犹议论着他现在没有事干，反好了起来，想必是那里得了一宗外快，这一说真正是他无疑了。好二太爷，请你赶紧到衙门去知照我们伙伴一声，叫他们多着几个人来，既有一件，其余的失物，也有了着落。而且他一人断不敢做这勾当，他家中必有羽党，人少了去却不妥当；我们先跟他出城，看其动静。”连儿又嘱咐众捕役小心：“切不可使他闻风走脱，你们即吃不了，兜着走。”说毕，便急急去了，一口气跑到县前，寻着捕役班房内说给众人知道，又指点柏成去的路径。众人听说，忙带着家伙，飞风迎了前去。连儿自回府内回明伯青，复到县前候信。

早见众捕役已押着柏成同几个人来了。那先去的捕役道：“柏大哥与这几位朋友皆是汉子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累我伙计们作难，现在所存的原赃业已起到；柏大哥既是朋友，又是旧交，你们须要好生照应。这件事，柏大哥你亦系误入，其实回一堂即没有事了。你等陪着他们，我先去打听本官，今日可坐堂不坐堂。”说罢，即去寻门上说话，半晌出来道：“你们伺候着，官即刻坐堂呢；趁今日就审过，免得又要耽搁一夜，拖累柏大哥受委屈。”当将柏成等人，安插在班房内，又去伺候官府升堂。

鲁鹏因此案满限已久，一犯未获，府里催文叠叠的下来，祝乡宦又时常私闹；明知这件案卷万不能颀预过去，心内正在焦躁，忽闻今日原犯已获，好生欢喜。忙坐了大堂，原差捕役先上去回了，即命带首犯上来。见是柏成，很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厮怎生仍在此地，干下这没王法的事来！”便故作不识道：“你姓甚么？为何起意偷祝乡宦的衣物？你们一伙共有几个？那船户可是你们一伙？须从实招认，不许支吾，本县尚可破格开脱你等。”又叫将众船户带上，与他对质。

柏成情知抵赖不去，不如招认，还少吃些苦，跪在地下连连叩首道：“小的该死，一时油蒙了心，干下这胡涂事儿，小的自知罪不可宥，情愿招认。尚望太爷姑念小的初犯，受了人的诱惑。小的名叫柏成，南京人，因寄居此地，失业有日，难以过活；意在投奔他处，谋干营生，苦于旅费无出，家小又抛弃不下。后来想到清江有个至好朋友，可以与他挪借安家动身的使费；那日到河边觅船，却碰见上年雇来淮城的一只熟船，小的即叫他送往清江。闲谈时，他问小的近来情形，便实告诉了他。正然开行，忽见上流祝老爷的船下来，小的偶说起南京祝家，颇有名望。当日原推我旧主人家，如今刘家坏了事，此时通城要算姓祝的在头等上了。谁知船户听了，陡生不良之心，即将船泊定与小的商议道：‘你说那姓祝的坐船，也是我们一帮的人。实对你说罢，我们一帮有数十只船，明是驾船，暗中却全靠水面上做些买卖。既然祝家首推豪富，身边必有金银，莫若今晚大伙儿串合起来，弄他些东西，也强似你去向人借贷，还不知多远的路赶了去，你那朋友可肯借呢！何以我们定要约你入伙’因祝家是个乡绅，失了东西，必然报案追缉；地方官畏他声势，定严行访拿。非寻常的窃案，无力的失主，十朝半月即松懈下去。你在县里站过的人，又熟识，又比我们走得进去，可以访问消息；若祝家追的平常，我们仍在此地停留；若祝家追得严紧，我们即往别处躲避。好在捕役人等断不疑猜到你身上，自此我们就是一伙儿了。请你在城里做名眼线，我等即放开胆去干，一有风声，你即通信与我们，得的财帛多给你见一得一的公分，你还愁没得过么？”柏成说到此处，又叩了一个头道：“小的真正该死，因穷昏了，不觉听了高兴起来，答应了入伙，随即回船跟着祝老爷船走。果然见他泊了船。闻说尚有几日耽搁。头一天与他坐船上的人计议停当，次日夜同小的等人伏在河边，俟祝老爷们睡熟，他的船户将衣囊包裹一件一件的窃出，小



的们在岸上递接，所以祝家主仆皆不知道。连日打听，祝老爷追得甚紧，太爷又差了全班捕役，协同河快保甲，城内外到处缉获，难以存身；又因祝老爷坐船上的人拿去，怕他们受刑不起，吐出实供；昨日小的们商酌定了，往内河躲避，今早叫小的入城再细细探听，那知才进了城即遇着祝府家丁连儿，与他向来认识，他唤住小的说话，小的亦欲借此套问他的口气，便扯了他去吃酒。该数天网恢恢，小的错拿了搬指当作银两，被连儿见着，即破了案。同伙的一起人在小的家内候信，不及逃走，故多被拿获了。此乃句句实情，并无半字虚言，总求太爷高升极品，朱衣万代，饶恕小的为穷所使，情愿具切实改过死结，永不为非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叩头如捣蒜一般。

鲁鹏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好！你们这一班丧尽天良的奴才，只顾你们偷来的银钱，大伙儿快活，累得本县受足了失主的气，还耽着处分！你想去，你该得什么罪！”即命将柏成带过一旁去，带那两起船户们上来审问。未知船户等可肯招认实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侠士酬恩夺身却盗

却说山阳县鲁鹏审实了柏成，当令画供，即命带两起船户上来讯问。众船户见柏成已从实直招，也只得认了。又将原赃逐一检点，却少了若干。问到柏成等人，多说卖与过路客商去了。鲁鹏没奈何赔补齐全，命连儿当堂照单领回。又做了详文申禀府里，叙说赃犯全获情由。一面着人去封锁柏成房屋，提他家小到案，追缴原赃。柏成的妻子，本来在南京与柏成鬼混上手的，到了淮城，方公然说是夫妇，明欺淮城没人知道他们底细。此时闻得柏成犯了事，必要拖累着自己，连夜将细软收拾逃走，另寻主雇去了。差役回衙禀明鲁鹏说：“柏成的妻子闻风在逃；他的房屋是赁的，现在原业已出头承认，不合封锁。”差役因得了房主贿赂，竟代他掩饰过去，只把那两只船封了，照官价变卖赔抵，俟府里回文下来，准其销案。即将柏成等人按例定罪，柏成是此案首犯，重责四十，永远囚禁；其余众船户皆从轻减等，每人枷号一月，刺字发各坊保正看管。伯青见各物一半是鲁鹏赔补的，心内反过意不去，遂亲诣县署道谢。次日即辞别二郎，另雇妥船回转南京；不一日已抵省城，伯青先坐轿回府，连儿开发了船价，随后也押着行装进城。伯青见父母请了安，祝公即问及淮城被窃一事，伯青从头至尾说了。祝公叹息道：“天下事没有不报应的，当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，几致刘蕴不得回来。目下刘蕴已死，没了对头，而又远扬他方，自以为幸逃法网；谁知天理昭彰，偏生遇见这一班船户勾他人伙作贼，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；可见恶人总没有好结果的。”又问了那汉槎任上光景，便命回后歇息。

伯青退出，到了自己房内，素馨小姐早迎接出来，少年夫妇，远别了数月有餘，自然絮絮搭搭，谈说不了。来日一早，梅仙得着信，赶着过来问候，说到五官临行的时节，谆谆嘱托你一经回来，即寄信与他。伯青点首道：“倒也不必着急，得便你可写封信寄去。”又去见舅父、舅娘请安，呈上汉槎的禀启，回来又到小儒衙门里走了一趟。过了几日，各事料理清楚。

这日饭罢，带着连儿往聂家来，与王氏、二娘略谈了几句，即到小怜后进来细问慧珠近况。小怜摇头道：“再别要提他了，如今益发不能干犯，起初我们劝说他还听着；目下只要说到你的话，他即掩耳走开，甚至见了我们躲避不理，怕的我和他罗嗦。依我说，你可把这条肠子打断了罢，只当不曾认识他的又怎么办呢？”伯青听了默默无言，只管望着小怜出神，好半晌始倒抽了一口气，滴下几点泪来，又恐小怜见笑，忙转身拭了眼泪。左右无人，即告诉：“汉槎意欲接你到山东去，未知你可愿意，不妨说明，我好代你打点着。”小怜不便当面应答，只低着头拈弄裙佩。伯青知他意思是应承了，立起身来道：“我且别过，你可见着晚秀代我说声问候，我却不敢去惊动他。你的话可将行止的主见揣摹定了，我再来讨回音罢！便辞了出来，回至府

内，惟有纳闷而已。

忽见连儿来回道：“适才打听得陈二老爷点了词林，早闻报了，已报到总督衙门，此刻合城官绅多去了，老爷吩咐爷也过去道喜。”伯青听说，忙穿了吉报，坐轿前去。小儒留着至晚方回。

原来陈仁寿进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十二名贡士，殿试钦点了庶常，陈仁寿即行请假回乡，祭祖完姻。今上又知道陈仁寿系两江总督陈眉寿的堂弟，恩赏白金五百两，以为婚娶之费。陈仁寿谢了恩，即择吉出京，一路上奉旨完姻，分外光宠，先专人到南京送信。小儒正接到喜报，又接到仁寿私函，不日即至南京，又恩赐完姻，小儒忙着寄信与从龙，让他早为预备玉梅出嫁。这日陈仁寿抵了南京，进衙见小儒夫妇请安，又叩见了甘誓。次日往各亲友拜会。过了数日，小儒即催促仁寿回乡祭祖，回来方可迎娶玉梅。若太迟了，一则展转不来，再则又恐耽误了年终进京的日期，便择定三日后起程。适值从龙回信亦至，信中说欲招赘仁寿到苏州去，免得两处往返，待满了月再到南京，与尊府合住等语。小儒正虑着仁寿娶亲，必须另寻下一所房屋，又没人照料，难得从龙说到招赘，却好祭祖，回头顺路苏州，岂不一举两便？忙来与仁寿商量，仁寿是没有不愿意的，他幼无父母，凡事多倚托哥嫂做主。小儒即写了回书，交带原足；又备下赘亲使费的银两，给仁寿带去应用。仁寿遂辞别哥嫂开船。一路无话。

到了浙江，祭过祖，又拜见了合族，耽搁了两月，诸事已毕，即收拾动身，向苏州来赘亲。从龙自接到小儒回书，便在本衙门打扫出一进正宅来，作玉梅新房；又命众家丁嗣后都称呼大小姐，不许提个韩字。一切婚嫁礼节，悉照自己亲生女儿一般。小凤又暗中备了一分体己，添补玉梅妆奁。程婉容也有赠送，玉梅见从龙夫妇三人，如此优待，感激不尽。

到了吉期，行过合巹大礼，又请从龙夫妇受拜，即送入洞房。玉梅在烛光下，偷看仁寿相貌堂堂，风流年少，十分心满意足。仁寿亦久闻玉梅才貌双佳，不过偶落风尘，先世却是旧族，今日见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两人你怜我爱，各遂了心愿，从龙见他夫妻如一对粉妆玉琢，自喜眼力不差，直等满月以后，好送他夫妻回转南京。

且说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，不数日来至苏州，在从龙衙门里住了半月，即接着王兰有信来请，五官亦欲往杭州游玩各处古迹，便辞了从龙，向王兰处来。终日览赏名山大川，觉得天下湖山，以杭州为最。怪道香起坐的地方，自书了一付楹联挂着，集的成句是：“圣代即今多雨露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”上联说的是蒙圣恩简放他此地为官，下联即指浙省名胜甲于天下，真乃贴切不浮了。五官又于日间游玩的处在，或有不识名迹，晚间回署即请教王兰解说。足足逛了两个多月，游览方遍。却好接得梅仙来函，说伯青已回。五官见了，即忙着收拾起身，王兰坚留不住，只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。五官又便道苏州，辞别从龙。从龙留他同仁寿起程，一路上彼此可以照应。五官再三不肯，住了一日，即先行去了。

这日已过常州地界，因逼着船户，不分晓夜趲赶，以致走过了应住的码头。时已初更天气，又落起雨来，不能前进，即泊在一家村庄旁边。岸上不过四五户人家，此时天色不早，各家皆关门闭户。五官见泊了船，闷坐半晌，也就睡了。众船户赶路辛苦，一倒下即酣呼睡去。五官在炕上翻来覆去，听那雨点打在篷上，淅淅沥沥的紧一阵慢一阵，倒勾起无限心思来，格外睡不安稳。

忽闻得后舵咯吱的一声，五官侧耳静听，又听有人爬上船来的脚步声，不禁害怕起来，咳嗽了两声，没人听见。忙翻身坐起，唤他的跟人道：“你们可睡着么？招呼船户们一声，后舵上什么响，别要有人呢？”众船户此刻已醒，忙答道：“没甚么，我们住船的时候，忘却提起舵牙，想是水摆着响。五爷只管放心，往来官塘大路，不妨的。”五官见他们都醒了，听了听没有声息，复又躺下。

因适才说了几句话儿，更难睡着，那岸上已打三更，雨亦渐止，正朦胧欲睡，猛然船头上豁喇的一声，五官很吓了一跳；正待叫人，见舱门全行打落，一连跳进四五个彪躯大汉进来，手内皆执着明晃晃的钢刀。五官早魂飞天外，抖着一团，出声不得。后舱众船户也惊醒了。那知从舵后亦爬入几个强人，把众人捆扎做一堆，丢下舱底，上面用板盖着。前舱的强人，也将五官捆起，用刀指着道：“你若开一开口儿，即送你狗命！”吓得五官双眼紧闭，听天由命而已。众强人点齐灯火，揭起舱板，四处搜检，又开箱倒篋的寻找金银。

正在危急之际，忽上流摇了一只船下来，那船上的人问道：“对过的船为何半夜三更，大灯大火，又在那里乱嚷做什么？”众强人听得有船来了，忙出舱，见是一只小船，船头上站着一人，众强人也不放在眼里，大喝道：“滚你娘的蛋罢！你管我们做什么？实告诉你，我们是向他借盘费的，你快点走开，好多着呢！若惹起老爷们气来，你就别想活着！”一语未完，站在舱外的那强人，哎哟一声，扑通跌入水内，那人一纵早过船来。众强人见来人用武，又伤了他等同伙，齐齐抢上船头，直奔那人，举起刀乱砍。那人不愧不忙，手起足踢，打翻了好几个跌下水去；其余的强人，见势头不好，胡哨了一声，皆赴水逃走。落后的稍慢了一步，被那人捉住按翻，用脚踏住胸膛，夺过他手的刀，举起喝问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清平世界，敢于行凶劫取！这家船上与你有什么仇隙？可从直说来，饶你一死！不然我即一刀剁你两段。”说着把刀在他脸上砍了一砍。那强人连声哀告道：“好汉老爷饶命！这家船上与我等并无仇隙，因在苏州见他用得挥霍，我等起了意，约了我们一班兄弟，一路跟随至此；偏生今夜他住在这旷野地方，所以才动手的。他的银钱物件，虽已搜罗出来，都未取去。我们的人反被好汉打落下水，多分是没有命了。只怪我们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汉，但求饶我一条狗命！愿从此改过为善。”那人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饶你不得。”即将篷索割了一段下来，把那强人四足攒蹄的扎起。

五官此时，万想不到有人救他，开眼看时，众强人已散，又闻得问那强人，方知来人救了性命。忙高声叫道：“那位好汉请进舱来，放了我手脚叩谢。”

那人早跨进舱中，见五官紧紧捆住，用刀挑断绳索。五官爬起，望着那人纳头便拜。那人一把拉住五官，细细一看，不禁哎哟道：“怎么讲，谁知是柳恩公，真乃天缘凑合，使我来解恩公之围，要恕我来迟，有累恩公受惊。”五官听得来人称他恩公，大为惊异，定神细认，原来就是去岁除夕济助他银两的郑林。心中这一欢喜，非同小可，道：“郑哥你怎么来的？若非你来搭救，小弟早作刀头之鬼。”说着又要叩谢，郑林挽住五官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天道循环，丝毫不爽；蒙恩公去岁除夕救我，天使今日来救恩公，其中真个造化弄人，令人不测。我非恩公，无以至今日；恩公非我，无以脱此围；我们算各尽其情，何须介意？尊纪及众船户到那里去了？”五官道：“众强人上船时，我仿佛听见他们叫喊，后来我被捆起，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，还能顾他们么？料想尽被强人杀了。”

郑林闻说，取了火走入后舱寻找，果然不见一人，暗忖道：“当真一千人都杀了不成？又不见有血迹。”正在狐疑，听那舱板下有人哼声，揭开看时，见众人好是捆猪似的一大堆在内。即叫五官道：“不用着急了，他们都在这里呢？！”五官忙走来看：又是急，又是笑。郑林将火递与五官执，即蹲身下去。众人认不得郑林，见他短衣结束，犹认着强人，齐声哀乞道：“大王开恩呀！船内所有金银，任凭大王搬取，我们身上分文俱无，只求大王赏留狗命罢！”郑林摇手道：“你们别要怕，我非强人，是来救你们的。”便将众人举出舱外，方跳了上来，解开众人绳索。众船户与两名跟人，多捆得身子麻木了，躺在舱板上，动弹不得，口内只说：“吓杀了！”又见五官平安无事的立在一旁，即问道：“强人来时，倒没有难为五爷么？这位爷是何处来的？怎么又救了我们？”五官将郑林杀退强人的事，告诉众人一遍。众人方恍然明白，便一齐跪在船板上叩谢。

五官便邀郑林同至中舱，郑林道：“待我将那个强人打发了再议。”即转身提刀出舱，五官忙上前止住道：“郑哥且慢，若论这一伙强盗，杀尽方快人心；但是他们被你打死多少，已知利害，想再也不敢为非作歹。依小弟愚见，姑免他一死，放他去罢！”郑林停住脚步笑道：“恩公反可怜他们起来，也罢！死罪可赦，活罪难饶，我自当有处置。”遂同了五官走上船头，指着那强人喝道：“你这该死狗贼！若不看柳老爷慈悲你们，定要剥你几十段。从此你须改过为善，做个良民，倘再执迷不悟，有日碰到你郑爷爷手内，把你碎尸万段。”说着，反过刀背来，在那强人左右肩头上，使劲斫了两下，顿时两膀皆断塌下来。那强人咬牙忍受，不敢叫唤，此时只求活命。五官忙着又要来劝，却不及了，只说声可怜，躲入中舱，不忍看视。郑林见他两膀已折，料无能为力，即割断绑绳，喝声：“饶你狗命去罢！”提起他右腿摔上岸去，那强人得了命，也不顾疼痛，连爬带滚的去了。

郑林放了强人，又下舱来，笑向五官道：“发放他去了，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贼。”五官连忙让郑林上坐道：“郑哥，你从此是患难朋友了，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称呼。若以今日而论，我受你救命之恩，又怎生称呼呢？你若不弃嫌我，由今日起，我们即以兄弟相称为是。”郑林本来爽直，也不多逊便答应了。此时五官的跟人，喘息了半会，也挣扎进舱来伺候。郑林道：“你们可到我那边船上去，随便拿些吃物过来，我忙了半夜，肚内饿得很。”五官忙道：“我们船上有现成的酒饭，晚间因身上不爽，没有吃着，你们看可被糟蹋了没有？若没有糟蹋，快暖了来郑大爷吃，我觉得也要吃点点子呢。”跟人忙去预备酒饭，少顷捧了出来，安好座头，郑林坐下，虎咽狼吞的一阵吃得声净。五官只用茶泡了半碗饭。两人吃过，洗了手脸，天已大明。郑林叫五官歇睡片刻：“不然劳碌很了，你身子又不健壮，少停要嚷病了。我亦过船去走走，停刻再来与你叙话。”又叫两只船并排帮着同行。看他们开了船，方过船去。五官亦觉困倦，即和衣睡下，闭目养神，心内却着实感激郑林。又自喜去岁除夕救了他，原来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。真所谓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如今有他同伴，我也不怕了。

郑林回到自己船上，将夜间的事与姚氏说明。姚氏亦喜道：“难得此地遇见恩公，又解了他的急难，真乃天从人愿，稍尽我们报答之心。”

郑林也歇息了半会，早已午饭时分。郑林起身跨过船来，见五官亦起来坐着，吩咐跟人整治酒菜，又叫去请郑林，忽见郑林过来，笑着起迎道：“郑哥来了么？我

正欲着人去请你，适才船走惠泉山经过，小弟叫他们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酒，又备了两样精致肴馔，我们弟兄们乐一乐，以补那昨夜的不足。”郑林亦笑着称妙道：“难为你想得到，土语‘不饮惠泉酒，空在江湖走’，我们既至此地，也要尝尝惠泉风味，不枉走这一趟。”

五官即唤跟人摆上酒菜，两人对坐豪谈畅饮；五官又问及郑林何以至此？郑林先举起酒来着脖子一口吸尽，放下杯子道：“说也话长，自蒙老弟与金大爷赠我川资，即同着妻子儿女，投奔我岳父。到了任上，我岳父母终日思念他女儿，托人带了几次信都没有寄到，正要打发我们舅爷亲自来寻我，恰好我与他女儿去依靠他家，又带了几个外孙同来，甚为欢喜。及闻我说到近年穷困，几乎全家都成饿殍，幸遇金、柳二位慨然赠济，方能前来。他老夫妇听了恨恨哭了一场，不舍他女儿自小娇生惯养，那里受过这般苦处。便对我说：‘既然来此，且安心住下，我自有安排，都要设个长久的法儿，让你们过好活去。’我岳父本是行伍中有名的老手，闲时与我讲究些技艺，不时又叫到城外跑马射箭，怕我坐懒了筋骨。三月内忽然奉到本省总督来文，因去冬我岳父巡缉洋面，获盗有功，推升了浙江黄岩总镇，即忙着料理赴新任。我岳父说：‘此去浙省，道路遥远，你夫妻们不便同往；我前月已托人进京代你捐纳下南河千总，我再给你五百两银子，携了家眷，回家归标去罢；你这一身本领，在河营内，定见出色。多余的银两，可置办些田产，又有千总一分量米贴补着，你夫妻们不愁没养活了；倘或一年半载，你的官运通顺，得补了实缺，也不愧你家世代将门之后。我再写信去请河营内诸位至好朋友，照应着你。’我送岳父母动了身，即带着家小赶忙回来，投营效力；趁此年富力强，正好干立功业，重整祖父家声，也替我岳父母挣口气，不负他老人家提拔我一番美意。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，得遇老弟，又值老弟有难，天使我稍尽心。我正欲一到南京，即先寻老弟，向当道诸公求两封书札归标投效，较之生疏疏的去投营，好得多呢！不知可有那般福分，托天地祖宗庇佑，略展我生平志向。”说着，又一连干了几杯。

五官听了，喜得起身称赞道：“原来郑哥得了官。正是丈夫出身之基，将来专阃拥旄，翘首可待。今日先奉敬一大杯，以作预祝，小弟也陪干一杯。”即亲自斟了酒送过。郑林立起饮了，五官亦陪了一杯，又坐下道：“郑哥恐初入河营，没人照应，小弟回去与小廨商议，请总督陈公写封私书，致意河督。况且郑哥有这一身惊人本领，再没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。”郑林听五官一口应允，欢喜非常，先道了谢。真乃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对吃到黄昏时分，五官已觉醺然欲睡。因昨夜遇盗，不敢多饮，又吩咐早早的在那人烟稠密所在泊了船。两人进过饮食，郑林知五官害怕，也不过船去。好一顺泊着，两边都可照察。即叫五官睡下，自己轻装扎束，拿了兵器，坐在舱门口。又点起一支通宵大蜡，暖暖的烫了一壶酒，自斟自饮的消磨永夜。

五官安安稳稳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，见郑林仍然坐着，心内好生过意不去。忙一骨碌爬起，揉着眼睛笑道：“我昨夜真个睡糊了，半点儿都不晓得，怎生代累郑哥守了一夜。”郑林笑道：“这又算什么？我向行走道儿，夜夜多是如此。我知道你昨日吓怕了，不守着你是睡不稳的；你又不惯辛苦，一夜没得好睡，眼睛捱揍了倒难看，好的白日里随我爱睡到什么时候儿。”说着推开船窗，见天已大明，即叫起船户们开行。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榻上睡了。郑林因夜来不曾合眼，酒又吃多了，放倒头即呼声如雷。五官料难再睡，穿齐衣服起来，盥洗已毕，坐在篷窗口看来往的船

只。郑林直至午后方醒。由此每夜郑林守着不睡。五官自得了郑林作伴，放心大胆的睡觉，不一日已至南京。郑林别过五官，收拾行装，同着姚氏儿女进城，约定明日在小廋家会晤。五官亦料理上岸，来至梅仙家。

梅仙接着问了一路情景。五官即说那常州遇盗，幸有郑林相救。梅仙听了，着实叹息道：“当日我原说此人终非久困，不意此去即得了机遇，路上又赖他解危，可谓救人自救。”五官又说及郑林托他求小儒致信河督，冀有关顾。梅仙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明儿我们先去见了伯青，托他转达，分外妥洽。伯青很惦记你呢，倒望你回来好多时了！”又摆出酒来，代五官洗尘。

次日清早，五官换了衣服，同着梅仙望祝府来，到了府前，寻着祝安，梅仙即问伯青，祝安道：“往总督衙门去了，适才闻得陈大人奉旨内用，我家少爷赶着去道喜，还闻云大人、王大人也升了。”梅仙、五官亦去与小儒叩贺，方知小儒奉特旨擢用吏部尚书，两江总督仍着程尚调补；云从龙特授南河总督，兼理漕河事务；恰值杭抚又告病回籍，所遗巡抚一缺，即着藩司王兰署理；该督抚等均着速赴新任，毋庸来京陛见等情。小儒见他两人来了，即留住他们，吃了晚饭去。伯青扯着五官到一旁坐下，说不尽彼此别离衷曲。又问五官此番还是常住南京，还是仍要回去。五官道：“京中的房产，我皆变卖了，又无亲戚故旧，我回去做什么呢？你若留我，我即住着；你若厌烦我，即回京去。”伯青笑道：“听听你这活，可呕人？我巴不得你住下，可以朝夕相聚，你倒说我厌烦你；我为什么要厌烦呢？可不是没得说的话。不过怕的东府里王爷不容你久住在外，我不放心，才问你一声，你反用这话来呕我。”五官道：“我出京的时候，已禀明王爷，一时不能回去，他老人家也晓得我出来，是不回去了。”又说到郑林的话，伯青点头道：“这郑家的行为，使人可敬，据你说来，却是一个英雄。好在如今在田已调了南河，明日等他到了南京，我亲自去拜托他，提拔郑林，他又非外人，可以不用小儒的信。”

小儒亦与梅仙说些闲话，见伯青、五官两人唧唧咕咕的说笑不了，便笑说道：“你们也好谈完了，不要一边亲热，一边冷落，分明现出两样情形来，叫人心里受不得。”五官听了，一笑走开。梅仙红着脸道：“你也打趣我，你要嘲笑他们，何苦借我踏一脚呢？”伯青也笑着走拢来，即告诉小儒，五官在路遇着郑林的话。小儒亦叹赏不绝道：“此人真是个血性男子。凡有血性者，遇事必能果敢，不避艰难。在田若收之麾下，定得其力，不独专为报答私恩上起见。改日在田到此，伯青倒要记着说声。”

说话间已摆上酒来，大家入座，小儒早吩咐是来道喜禀见的一概回复，登薄容谢。众人即脱去大衣，换了便服，传杯畅饮。席间五官言及田文海如何被刘蕴冤魂捉去；伯青说及柏成如何勾通船户盗窃自己衣物，现在犯了案永远囚禁。小儒道：“足见事事皆有天理，若没了报应，世间的恶人更要作威作福呢！”伯青又想起小怜的事来，忙与小儒商议道：“前日我问过爱卿，他虽没有话，看他的意思已经应允，我正筹画没有妥当人送往山东，不若叫他随你同行；况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，沿途更有照应。”小儒道：“这却是一举两便。明儿可叫他搬到我衙门里来罢！内子也很欢喜他们，免得临时行色匆匆，爱卿没有走过早道，必至忘了那件的，若搬到我这里来，自有人照应着，不要他费半点儿心。”伯青喜道：“那可不是更好了，我明儿即去通知爱卿。”众人饮到薄暮时分方散。伯青约五官到他府里去住，比在小

瘡家早晚见面便当的多呢！五官答应着，说定后天一准搬移过来。

次日郑林来会五官，即带了他去见伯青，又叫郑林备了手本到总督衙门上来求见。小儒因昨日五官说郑林如何英勇，即命传见，很问了多少话。叫他：“停两日待云大人交卸过抚篆，来接南河的印，那时你再归标。云大人也是极爱人材的，大凡居官的人，无论尊卑，文职以治民为务，武弁以练兵为先；给实做去，不遗余力，朝廷自有升赏，上司自然器重。”郑林连声应是，告退下来，专守云河帅到此再去谒见。隔了一日，小怜搬进衙门，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。小儒连日忙着结算交代，及未完事件，只候程公来接过手，方可起程进京。伯青自接了五官同住，和他终日谈说些故事，梅仙又常进府，伯青倒把念慧珠的心丢下了一半。这日正在书房与梅仙、五官闲话，连儿来回道：“云大人由苏州到了，此时已往总督衙门内去拜会，大约少停即到我们府里。”伯青闻说，忙叫连儿再去打听。未知伯青见着从龙有何话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三回 讐阴私设谋等蜂蛰 得贵子佳兆叶熊罴

话说云从龙奉到恩命，调补漕河总督。过了一日，新任苏抚已至，从龙交卸了抚篆，即收拾携眷往南河来。先打发陈仁寿夫妇同转南京，方随后缓缓的登程。一路迎送不须细说，这日早抵南京，上岸来拜会小儒、伯青等人。伯青即说到郑林一事，托他照应。从龙道：“你们保举的人，自然不错，他又待五官有此一番好处，我理应破格成全。明儿可着他先来见我，好量材使用。”又问慧珠近来如何？伯青道：“再不要提他了。”便将慧珠矢志修行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从龙摇头道：“我不意婉秀竟如此大改性情，平日他和人淡淡是有的，也不致忽然绝决到这般地步，没是伯青不留心，说出什么无意话儿，冷了他的心了。”伯青道：“真正要冤屈杀人，我那里还敢得罪他？况我与婉秀忝在知己，即是无心说错了话儿，他也不能记憎我；而且我并没有说错什么。此时求他同我好好说句话儿也难。他的隐情心事，我也猜摸不透，惟有听之而已。你如不信，明日背地里问着小儒，就知道了。”从龙见伯青说着大有凄然之态，亦不便再往下问，即用别话岔开。说了半会，作辞回船。次早郑林得信，忙来叩谒。从龙见他一表非凡，是个英雄气概，大加赏识。问及家世先代，皆是武职出身，颇有勋劳，便命他随行听候差遣。郑林拜谢退出，自去料理不提。

小儒早同方夫人计议备帖去请程婉容与小凤过来盘桓，又请了伯青夫人江素馨与小怜陪客。他们皆是旧时姊妹，见了面悲喜交集，各叙阔别。小凤问及慧珠，小怜将前后细情说了。小凤道：“我来时本欲去见他劝说一番，现在闻你所说，他竟是丝毫不可移动，纵去劝说，也是无益，徒然惹他烦恼，我也不去见他了；好在他已将我们昔日的姊妹，付之度外，我不去他想也不恼。”小怜道：“我看姐姐不去的很是；见着了，空被他奚落一阵，倒犯不着。犹记我搬到这里来，去见作辞，又借着别的话劝了他几句。他反生起气来，说你们是有福的人，所以总得了好处，我是生成薄命，只合念佛诵经，修修来世，从此你们只当我没了罢。说罢，他即走了开去。姐姐，你想想看他也不顾人下不去，就冲口说出这些话来。你若去见他，说的好便罢，说的不好，引出他多少的牢骚；故而我劝你不去的为是。”方夫人亦叹息道：“聂大姑娘为人甚好，相貌既俊丽，谈吐又文雅。前年在我家里住了多时，临去尚依依不舍。怎生忽然变出冷面冷心无情的性格来，真正一个人中道会变的。”至晚席散，各回府第。次日江素馨也请了众位夫人到他府里宴会了一日，其余一概辞谢。从龙又往小儒、伯青等处作辞，即收拾起身；叫郑林带着家小随行，五官直送出十里以外，还是郑林再三止住，方珍重一番而别。

人众不日到了淮城，二郎出城迎接，留从龙等在署款待，小黛也请程婉容、蒋小凤过去。隔了一日，从龙辞别二郎，去赴新任。管下各文武早远远来接，进了公馆，